

日治時期臺灣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中的 根莖流轉脈絡

劉秀美*

摘 要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日本人類學家調查的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根莖流轉狀態及祖源敘事所標誌的「根」的位置在時空流轉下，「根的想像」的意義。論文目的不在於進行族群全面遷徙面相的討論，而是藉由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報告，探討祖源敘事所衍生的意義可能及其影響。《蕃族調查報告書》與《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雖有不足之處，但一如臺灣原住民學者所言，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並不完全是對臺灣原住民外部知識的建構而已，更是族群內部記憶的保存和傳遞問題，對爾後臺灣原住民族之研究影響甚深。因此本論文以二書的口碑傳說為主，考察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的面貌及其意義。兩位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僅相距約十四年，但族群在不同原因的遷徙脈絡與族群互動的過程中，祖源故地也可能有外來分子遷入而遭到在地族人的同化，離散的族人在時間與空間的流動下，發展出文化的混雜性。在遷徙與流動的情況下不得不的「彈性」認同，也形成一種根莖自行其是的順勢而為。

關鍵詞：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根莖流轉、佐山融吉、移川子之藏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The Ancestral Narrative of Taiwan's Indigenous Sedek-proper's Root-Stem Circulation Structur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Liu Hsi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National Da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eks to study the Sedek-proper's ancestral narrative in relation to its migrating exper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occupation. It discusses how the tribe's root-stem narratorial structure circulates, in which the "root," as the symbol of ancestral narrative, has derived its meaning as much from experience as from imagination. The study is based on two anthropological accounts, *Fan Zu Diao Cha Bao Gao Shu* (A Survey on Taiwan's Aborigines) and *Tai Wan Yuan Zhu Min Zu Xi Tong Suo Shu Zhi Yan Jiu* (A Research on Taiwan's Indigenous Group System), by two Japanese scholars. Although not complete in format, the two volumes have a cumulative impact on Taiwan's aboriginal studies. Reflecting on the two well-recognized volume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features and meaning of the Sedek-proper's ancestral narrative. There is only a gap of 14 years between the two volumes. But in between there could be members of other tribes who were assimilated to the Seeding and as a result affected the imagined origin of the tribal narrative. As time passed and migration continued, tribal members underwent the divergent experience of dispersal and developed multiple narrative branches. The "elastic form of recognition" that arises from these narratives becomes an inevitable tendency of the root-stem narrative system.

Keywords: Sedek-proper, Ancestral Narrative, Root-Stem Circulation [Gen Jing Liu

Zhuan], Sayama Yukichi, N. Utsurikawa

日治時期臺灣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中的 根莖流轉脈絡*

劉秀美

一、前言

臺灣原住民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未獨立前，此二族被視為泰雅族的系統之一。因此，雖然二族已分別於 2004 年、2008 年正式獨立為一族，但過去在族群分類上往往被視為同一族，然而在族群歷史與社會互動的脈絡上，三族彼此間的關係卻是千絲萬縷。

臺灣原住民族的族群分類從日本統治時期即存在著歧異性，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¹中分為八個族群²，泰雅族為其一。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3 至 1921 年間出版八卷《蕃族調查報告書》³，其中有關泰雅族部分，佐山融吉於報告書中將賽德克從泰雅族中分出。1915 年出版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⁴中，似乎對於將賽德克族視為個別族群無甚把握。整體而言，1913 年以降的日本官方分類，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臺灣原住民泛泰雅族祖源敘事與部落遷徙脈絡中的根莖流轉〉(計畫編號：105-2410-H-259-069)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給予的提醒與建議，讓本文得以在增加部分論述下，藉以釐清複雜的思考脈絡。

¹ 臺灣總督府編，明治 32 (1899) 年刊本。〔日〕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撰，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譯註：《臺灣蕃人事情》(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

² 整個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的分類基本上以伊能嘉矩的分類為主流，但因為平埔族人數少且分散各地，經過伊能等實地考察後證實「漢化很深」，幾乎與漢人分不清，因此臺灣總督府在施政策略上將他們視為一般平地居住者，排除在「臺灣蕃族」之外。〔日〕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撰，傅琪貽譯註：《臺灣蕃人事情》，頁 14。

³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5 冊：泰雅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⁴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承認的都是七族。⁵及至 1930 到 1933 年，移川子之藏及小川尚義進行了全臺灣的調查，1935 年移川團隊的調查成果出版《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之研究》，將臺灣原住民族分為九族；小川尚義團隊調查成果出版了《臺灣高砂族原語傳說集》，以語言為主分為十二語言群，其中將泰雅族區分為 Atyal 和 Sedeq。⁶

日本學者關於原住民族種族的分類主要依據為文化和語言，當時他們固然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語言所造成的差異，但以 Atyal 和 Sedeq 為例，認為二者之間的差異事實上並不如其它群體語言之間的差異。馬淵東一論及臺灣原住民族漢化或者半漢化的現象時曾提出有關族群的分類事實上只是一個擬案，因為在漢人勢力的影響下，許多族群喪失了大部分的文化和語言甚至體質特徵。⁷過去被視為同一族的族群，由於文化差異與語言的歧異，無論過去的研究者，如前述小川尚義將泰雅族區分為 Atyal 和 Sedeq，或近代族人自我認知與區分下所引發的族群正名運動，其背後呈顯的意義或可從族群的文化生態變化與遷徙脈絡間的關連性觀察。

臺灣原住民族未開化時期，在封閉性的社會狀態下，部族間的關連往往建立於戰爭或交易，但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臺灣原住民社會從封閉狀態到開放往往是短暫的，很快又會回到緊閉門戶狀態，與外界保持隔離狀態。⁸廖守臣在有關泰雅族東賽德群的研究中也提到：「泰雅族因為分佈的區域非常遼闊，而他們的居住地又散佈在崇山峻嶺中的山澗，僅近親仍勉強往來外，各集團部落形同一個封閉的部落社會，這點對泰雅族本身發展有極大影響。」⁹由此得以見出，因於各種不同成因，此封閉狀態對於其它部族的存在或許緣於無來往，也無太多交集，往往存在於口碑傳說的想像中。這樣的口碑傳說雖與現實景況有不少落差，但在「敘述」的過程中，卻也

⁵ 七族為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阿美及雅美。

⁶ 〔日〕馬淵東一：〈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收入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頁 10。

⁷ 〔日〕馬淵東一：〈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收入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頁 12。

⁸ 〔日〕馬淵東一：〈山地高砂族的地理知識與社會、政治組織〉，收入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頁 240。

⁹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44（1977.9），頁 63。

保留了部落遷徙、外族混入的開放、族群密閉的自我認同等所造成的異說。

過去的泰雅族是多部族組成的族群，各部族面對外來敵人時會聯合成共同抵抗的組織，但族群內部也因資源爭奪等因素產生對峙關係，因此部分部族遠離故土遷徙他處。頻繁的獵場爭戰造成部族的離合聚散，部族經過遷徙再遷徙，其間也混雜了外來族群，遷徙之路越遙遠，故土記憶易於遺忘或混雜其它族群的說法。歷時甚久下，祖源敘事的神話傳說意義便不在於其內容是否符合現實，而在於藉此作為探索種族互動關係的路徑之一。

馬淵東一在泰雅族的研究報告中發現：「離散多，使泰雅族關於以往年代的，移動與分佈的口碑傳承，難免產生扭曲的傾向。因此，雖然泰雅族的移動路線和分佈狀態，並非特別複雜，採錄口碑傳承者，往往有必要做多方面的詮釋以澄清實況。」¹⁰馬淵東一的論述的確部份說明了泰雅族南來北往的複雜遷徙生態。日治時期至今，針對泰雅族的遷徙與祖源傳說討論的文獻並不多見，如日本學者馬淵東一《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佈》第三之二針對泰雅族的討論；移川子之藏等《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之研究》第一章針對泰雅族的調查分析等。近代黑帶巴彥的〈泰雅族的遷徙形態〉、〈泰雅族口述傳說與歷史之間的意義〉、黃美英的〈為瑞岩部落留下歷史記憶——泰雅起源聖地與瑞岩部落的遷移〉等討論¹¹；雖已較聚焦於泰雅族遷徙與祖源地傳說的討論，但比較沒有針對泰雅族在時間與空間轉換中所呈現的細微面向討論，此細微面向借由部落遷徙與口碑傳說的分析討論，方得以做更進一步的觀察。一如馬淵東一所論，泰雅族內部的崩離與向外分立的情況，影響了泰雅族人的歷史、地理認知。祖源敘事的說法在族群離散與遷徙的過程中，究竟如何被「敘述」？多重敘事的背後又彰顯了何種意義？

本論文擬以日治時期賽德克亞族傳述的祖源敘事與遷徙關係為主，探討其中的根莖流轉狀態。「流轉」是不斷流動及改變的文化生態，改變的動因來自於不同層面

¹⁰〔日〕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佈》（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2014），頁87。本書內容大部分為馬淵東一所調查。

¹¹參見黑帶巴彥：〈泰雅族的遷徙形態〉，《新竹文獻》1（2000.4），頁91-92、〈泰雅族口述傳說與歷史之間的意義〉，《新竹文獻》46（2011.11），頁7-24；黃美英：〈為瑞岩部落留下歷史記憶——泰雅起源聖地與瑞岩部落的遷移〉，《原住民族文獻》10（2013.8），頁18-24。

的影響，有內部的動力亦有外來所形成的壓力，內、外交錯的複雜動因造成了族群的聚合離散變遷，同一系統的崩離與他者的混居，更是強大轉異 / 裔的推力，其中時空的流轉更是重要因素之一。於此，祖源敘事所標誌的「根」的位置在時空流轉下，「根的想像」所衍生的意義，是本論文關注的重點。

賽德克亞族包括德固達雅 (Tgdaya)、都達 (Toda)、德路固 (Truku) 三個語群，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依 Tayal/Seediq 自稱及語群的差異分大天族與紗績族兩冊書寫，其中紗績族今分成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¹²移川子之藏等的《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¹³則依照語言的差異分成三個系統，同時對應著祖源發祥地。此三系統為：賓斯布干 (Pinsəbukan)¹⁴；大霸尖山 (Papak-waqa)；白石山 (Bunohon)，賽德克亞族以白石山起源地為主要說法。¹⁵根據學者調查研究，族群大約於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前即已遷徙到東部。¹⁶因此，日本人從事調查之前，族群已經過了不同情況下的移動與遷徙。

本論文目的不在於進行族群全面遷徙面相的討論，而是藉由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報告，探討日治時期在部落間口耳相傳的祖源敘事所衍生的意義可能及其影響。《蕃族調查報告書》與《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雖有不足之處¹⁷，但一如原住民學者孫大川所言：「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並不完全是對臺灣原住民外部知識的建構而已，更是族群內部記憶的保存和傳遞問題，牽涉到原住民歷史意識之主體性

¹² 根據日治時期文獻紀錄，屬於 seejiq 語系的人為「紗績族」，原居地為今日南投地區，包含德路固 (Seejiq Truku) [太魯閣群 (Taroko)，或稱「托洛庫群」(Truku)]、德固達雅 (Seediq Tgdaya) [德克達雅群 (Takadaya)]、都達 (Sediq Toda) [道澤群 (Tuuda)]。

¹³ 本書為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三位人類學家，耗費三年實地訪查與二年資料整理始完成。本文為行文方便，以移川子之藏為代表。

¹⁴ 為「裂岩處」之意，大約是今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附近。

¹⁵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臺北：南天書局，2011），頁 24-25。

¹⁶ 根據馬淵東一的調查，從托洛閣群及陶塞群的口述者所誦出的系譜，祖先移動東遷的年代大約是一百五十年前，最多不會超過兩百年前。〔日〕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頁 107。

¹⁷ 佐山的紗績族後篇內容簡略，調查者自言蒐集時間僅三個月。又陳奇祿提出，當時調查人員的身分非專業性，且推測調查研究可能以問卷形式由各工作人員查填，內容錯誤難免。參見余光宏：〈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1980.9），頁 92。

內涵。」¹⁸從《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的緒言中也可見出日本人類學者調查時所秉持的理念與初衷：「最後就臺灣的情形來說，今日我們對於島上高砂族的認識，僅限於稍能識別各族彼此間差異的程度，我們有義務要趁早採擷高砂族的詳情，傳給後代子孫。」又說：「未開化民族的口碑傳承，往往是他們本身的歷史、軼事，同時也是他們的詩、文學、哲理以及科學。原始民族將宗教情操混融於其中，是未經淨化的，可謂民族所擁有的全部財產。」¹⁹正因為無文字民族留下資料的困難，因此日本人類學家的調查資料容或有以今日視角回顧的缺憾，但「我們完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這些盡可能嘗試從內部捕捉部落集體記憶的成果存在，今天的原住民將憑藉甚麼來拼湊自己的民族圖像。」²⁰因此，《蕃族調查報告書》與《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二書對爾後臺灣原住民族之研究影響甚深，是以本論文以二書的口碑傳說為主，考察賽德克亞族祖源敘事的面貌及其意義。

二、時間流轉中的祖源敘事

移川子之藏與佐山融吉的調查時間相距大約十四年，雖然並非長時間的間隔，但因霧社事件（1930）與太魯閣事件（1914）的發生，此二事件的影響度及傳說如何敘述此影響下的族群記憶，便成為值得觀察的視角。本節以時間的流轉作為探討同一支群有關祖源敘述的呈現樣態及其成因。

佐山融吉於1916年調查時，族群已經過遷徙，分佈於臺灣西部與東部，分為霧社蕃(Tgdaya)、韜佗蕃(Toda)、卓犖蕃(Truku)、太魯閣蕃(Truku)、韜賽蕃(Tawsay)及木瓜蕃(Tkdaya)六支族。²¹六族當中的太魯閣蕃、韜賽蕃及木瓜蕃事實上是東

¹⁸ 孫大川：〈臺灣原住民的面貌的百年追索〉，收入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頁vi。

¹⁹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頁2。

²⁰ 孫大川：〈臺灣原住民的面貌的百年追索〉，收入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頁vi。

²¹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前篇：

遷至花蓮的族社。²²移川則將泰雅族區分為三個系統，本文所討論的賽德克亞族屬於白石山發祥系統，此系統包括了霧社群（Tək-daya）、托洛閣群（Toroko）、道澤群（Taudā）和東部的太魯閣群（Təroko）、陶塞群（Tausā）和木瓜群（Pulevao）。以下探討二書在不同考察時間脈絡下的異說及其背後的可能成因。

（一）霧社蕃（霧社群） / 木瓜蕃（木瓜群）²³

1、霧社蕃（霧社群）的祖源敘事

霧社蕃²⁴原居地為今南投仁愛鄉大同村霧社，屬於霧社支廳管轄。佐山融吉調查時，霧社蕃傳說祖先起源於 Bnuhun（今白石山牡丹岩）：

從前，中央山脈裡有個叫 Bnuhun 的地方，長了一顆大樹。樹名雖失傳，但知其半邊為木質，半邊為岩石，是棵珍奇罕見的大樹。此木靈化為神，有一天從樹幹裡走出了男女二神。此二神生了許多子女，子女又再生子女……。²⁵

傳說還述及當時是神的時代，族人曾經擁有樂園生活，後因人口增加而散居，又因疲於農耕不得飽食，部分人遷至花蓮港（Sbnawan），有些人西進成為熟蕃，一部分人定居於 Truwan 社（今春陽溫泉），移居 Truwan 社的正是霧社蕃的祖先。霧社蕃中的 Bkasan、Boarung 是從 Toda 蕃遷來，其餘十社約於 1870 年從 Truwan 社分出。²⁶

賽德克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頁 13。本文用到「蕃」字部分，乃依日人調查文獻的翻譯，為避免論述時間混淆，未轉換成今日用法。但筆者自行論述部分則使用臺灣原住民的用詞。

²² 內容參見《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

²³ 同一族群於《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中的族社名用法標記於括弧中，本文行文分別依照佐山與移川於調查報告中的用法。

²⁴ 其中 Tongan 與 Sipo 光復後遷入今仁愛鄉南豐村南山溪與天主堂兩部落；Truwan 今春陽溫泉，有 6 戶 Toda 人居住；Truwan、Gungu、Drodux、Mebebu、Skuk、Boarung 六個部落因參與霧社事件，被強迫遷往川中島。Gungu 位於今春陽，現為 Toda 居住。Drodux 位於仁愛國中現址，現為 Toda 居住。Skuk 位於今雲龍橋春陽端，現為 Toda 居住。Boarung 今廬山部落，現為 Toda 居住。

²⁵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前篇：賽德克族》，頁 16。

²⁶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前篇：賽德克族》，頁 16-17。Tgdaya 群於 1930 年霧社事件後，生還者遭日本強制遷往「川中島」，今仁愛鄉互助村清流 Gluban 部落；1936 年日本人興建萬大水壩，將十二社中之 Paran、Qacqu、Tkanan 社遷往川中島對岸之 Naka-hara 社，今仁愛鄉互助村中原部落。

移川子之藏調查時，根據霧社群口碑傳說，祖先是從 Bunohon 誕生的霧社群，其敘事大意如下：

在 Bunohon（白石山）山麓有一棵老樹，著名叫做 Posho Kafuni，有一天從老樹主幹分岔處生出一對男女，成為霧社群的祖先。當時人間沒有火，一隻嘴喙火紅的鳥，給人類帶來火種。²⁷

老樹所生子孫衍生，一半人留於原地，一半人翻越中央山脈到東部，留於 Bunohon 者後移往塔羅灣（Tərowan 今春陽溫泉附近）。由於許多族社由塔羅灣分出，因此霧社群的認知中，Tərowan 就是祖源地。²⁸

2、木瓜蕃（木瓜群）的祖源敘事

佐山融吉調查時，根據木瓜蕃的口碑傳說，祖先與霧社蕃同居一處，後逐漸東進居於木瓜溪沿岸：

古時候，祖先與南投廳管轄的霧社蕃同居一處，之後，因逐漸東進而居於木瓜溪沿岸一帶。其後也不清楚究竟經過幾十年，只知距今十七、八年前，遷來人字山東麓而居住至今。²⁹

《蕃族調查報告書》中有關木瓜蕃的記載較為簡略，但另於【附記】中記錄：

某日，蕃人們告訴筆者：「本蕃因曾遭逢大規模討伐，而痛失了眾多長老和有勢力者。如今不僅沒有詳知古老傳說者，連祭祀等事宜也是各自舉行。換言之，全社無共同的活動，難以了解往昔的種種。……」³⁰

木瓜蕃在輾轉遷徙過程中內鬥與外患不斷，尤其佐山融吉的調查與族人於 1908 年參

1916 年後的資料為本書重新出版之譯註，頁 13。

²⁷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頁 87。

²⁸ 根據巴蘭社所傳，霧社群中塔羅灣最古老，其他各社由此分出。先建立巴蘭社（Parlan）、蘇庫社（Sük）、赫哥社（Hōgō）；後來建立馬赫坡社（Mahebo）、東眼社（Tougan/Taongan）、西堡社；塔卡南社（Takanan）、卡茲克社（Katsuk/Kattuq）則是很久以後才從塔羅灣分出，羅多夫社（Rodof/Durōdox）從赫哥社分出。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頁 87-88。

²⁹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6。

³⁰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6。

加七腳川社叛亂、1914 年太魯閣戰爭中受挫的時間相距不遠，可能為無法獲得更多資料的原因之一。

另外，從往後文獻研究資料可以見出，木瓜蕃發源於春陽溫泉一帶眉溪上游，幾次主要遷徙原因為：(一)尋找獵場越過中央山脈到達今日龍澗至文蘭間山區。(二) 19 世紀前，因受 Truku 的侵擾東移至 Simiyawan (鯉魚潭西南邊山區) 及銅門 (後遷至銅蘭)。(三) 清末因內部衝突，勢力較弱者遷至萬榮明利村。勢力較強者後與銅蘭相率至重光，再南遷至壽豐鄉溪口西的阿美族部落。³¹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中記錄的木瓜群 (Pulevao) 自稱 Tək-daya-Tərowan，是霧社群的一支。移川調查當時只剩長漢社 (Təngahan) 和溪口社 (Keikō)，此群與霧社群分離乃因耕地不足而移往巴托蘭，又因與太魯閣族衝突，部分人遷到 Simiyawan，其餘遷到銅門附近的 Gagid。後遷到銅文蘭³²，有些家族在內鬨中失敗又遷往長漢社。³³總之，木瓜群在遷徙過程中與他族不斷發生互鬥，以至於勢力日漸式微。

有關霧社蕃與木瓜蕃，移川和佐山的調查顯示，在霧社蕃方面，祖源敘事二者有石樹生人與樹生人的不同說法，但祖源地皆為白石山，二者說法差距不大。但木瓜蕃部份，移川子之藏的調查較為詳盡，原因可能與佐山調查時間離太魯閣戰役不遠有關。以移川 1928 年進入立霧溪上游的拖博闊社 (為太魯閣群) 調查為例，大正 3 年太魯閣戰役時，此社曾受到焚村的命運。但十四年後，移川已經能安全的進入部落訪問。由此可知，移川等人調查東部各部落時，沒有像佐山調查當時遇無人可訪的窘境，此處或可推測佐山調查時，與浦經戰役的族人選擇隱匿與低調有關。否則如果僅如佐山調查的報導人所言：「因曾遭逢大規模討伐，而痛失了眾多長老和有勢力者。沒有詳知古老傳說者」，則移川等人於十四年後再度前往調查，在原住民族以口頭傳承為部落傳統所依的情況下，移川恐怕也會面臨相同景況。然事實上，移

³¹ 簡鴻模：《從杜魯灣東遷花蓮 Tgdaya 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2005)，頁 3。1942 年部分遷至佳民村，二戰後部分族人南遷至萬榮鄉見晴村及萬榮村。

³² 這是太魯閣群南遷木瓜溪流域以前的事，太魯閣群遷到巴托蘭時，木瓜群已遷走。長漢社成立 5、6 年前，遷到 Simiyawan 的木瓜群，有十戶遷到 Savikiai (得到阿美族馬太鞍社協助而成立)。

³³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頁 108-109。

川有關木瓜群的調查是較為詳盡的，顯示了上述有關「因征戰影響，族人選擇隱匿與低調」的推測是可信的，並非已經失去了傳承人。

（二）韜佗蕃（道澤群） / 韜賽蕃（陶塞群）

1、韜佗蕃（道澤群）的祖源敘事

佐山融吉於 1916 年調查時，韜佗蕃（Toda）居住於仁愛鄉精英村精英與和平部落。³⁴根據韜佗蕃的口碑傳說，大意如下：

有來歷不明的婦女，與豬生下一名男孩。男孩長大成人，母親取樹汁染臉後與兒子生下一個小孩。後兒子發現竟然是自己的母親，母親便離家，後又與狗產下許多兒女，子孫四處集社。總之，Tgdaya、Toda、Truku 三蕃是由狗與豬子孫所形成。³⁵

佐山的調查報告沒有述及韜佗蕃的祖源地。在移川的調查中，也沒有關於道澤群始祖誕生的說法，僅述及：「道澤群的祖先原來分居於 Bukasan 和 Oahar」，不同講述者對於祖先原居於 Bukasan、Oahar 的說法是一致的，但有關族群的移動路線有不同說法。其一指稱居住於 Bukasan 者東遷花蓮港廳形成陶塞群；居於 Oahar 者輾轉遷徙，最後定居於 Okkol，創屯原社，此說法估計為 12、13 世代以前；另一種說法是居於 Oahar 者被誘至 Bukasan，因而勢力消退，便遷徙至東部成為陶塞群，Bukasan 最後也遷到屯原社，此說則估計 7、8 世代以前。³⁶此群自古與霧社群反目成仇，與馬赫坡社爭獵場。

東部陶塞群的口碑傳說還有通過兩條不同路線遷徙的說法。研究者根據道澤群的地理位置，認為遷徙路線的分歧說法是很合理的。因為，西部拖洛閣群和東部太魯閣群介於西部道澤群和東部陶塞群之間，使得道澤群和陶塞群隔絕已久，又在族

³⁴ 1930 年霧社事件後擴遷至春陽及霧社，春陽在霧社事件之前為 Tgdaya 部落。此處對應前述 Tgdaya 蕃的遷徙，則可見出 Toda 在 Tgdaya 蕃遷往川中島後始遷入。

³⁵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前篇：賽德克族》，頁 16。

³⁶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頁 92。

群關係上與拖洛閣群不太融洽的情況下，族群有可能迂迴遷徙。³⁷因此說法自有分歧。

由前述的口碑傳說可知，不同敘事呈現了相反的遷徙路線說法。事實上，敘事的內容差異所涉及的遷徙世代並不相同。因此，除了不同視角的考察，不同世代的傳述，可能是詮釋異說的可能。

2、韜賽蕃（陶塞群）的祖源敘事

根據韜賽蕃的說法，該社是從韜佗社所分出，祖先居住在 Bsiyaw（指中央山脈東側山腳處或立霧溪流岸兩邊山腰），經由 Slamaw、Sqawraw 再翻越中央尖山至此。在南投原居地因耕地不足，越過能高山遷至花蓮梅園附近，或越過南湖大山遷入陶塞溪中游。原居梅園者受到 Truku 群侵擾，北移至和平溪上游與南澳群混居。³⁸佐山融吉的調查資料顯示了韜佗蕃與霧社蕃間的關係，到東部的韜賽蕃與 Truku 蕃產生了衝突，在遷徙過程中又混居於南澳群的複雜脈絡。

移川調查的說法則是，陶塞群是從道澤群分出的，祖居地是 Tōda-Tərowan（南投仁愛鄉平靜、平和、屯原）。部分人越過奇萊北峰，另一部分人經由志佳陽（Səqaulau）而至。移川有關陶塞群的調查說明該群「自稱從西部道澤群分出」。根據魯道夫社的口碑傳說，兄弟始祖 Bulon-Naiwal（弟）和 Taimo-Naiwal（兄）翻越奇萊北峰的東移路途頗為迂迴，期間曾兩度返回祖居地再領族人出發。定居於魯道夫社後，始祖兄晚年又遷至南澳群土地建立博凱凱社（Babo-kaikai）。布戛阿魯社口碑傳說與魯道夫社有出入，傳說提到始祖是經由志佳陽遷來，Bulon-Naiwal 和 Taimo-Naiwal 並非兄弟，Taimo-Naiwal 是屬於霧社群，博凱凱社是他的長孫所建。

移川有關道澤群和陶塞群的調查與佐山融吉的調查差距較大，佐山融吉的調查資料較為簡略。陶塞群口碑傳說中的遷徙路線與佐山融吉的調查一樣，呈現出不同的路線說法，所提及翻越的山系就有中央尖山、能高山、南湖大山、奇萊北峰。

兩人的調查中出現了四座不同的山，從地理位置上看來，西部道澤群夾於霧社

³⁷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頁 93。

³⁸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2。

群和托洛閣群中間，因此道澤群口碑中提到的 **Bukasan**、**Oahar** 事實上都是遷居地。也就是東部陶塞群的移居者幾經迂迴遷徙、甚至分道而行，因此族群可能來自不同的中途居地，遷徙路線也不盡相同。因此不但西部道澤群和東部陶塞群有不同的遷徙說法，甚至族內也有不同說法。

（三）卓犖蕃（托洛閣群） / 太魯閣蕃（太魯閣群）

1、卓犖蕃（托洛閣群）的祖源敘事

佐山融吉調查時卓犖蕃（**Tgdaya**）居住於仁愛鄉合作村平和與平生部落。此部落從佐山融吉調查至今沒有歷經太大的遷徙。這些部落的遷徙時間很早，日據時期無甚大變化。然而從東部 **Truku** 的口碑傳說中，仍然能考察出部分的關連與脈絡。

有關卓犖蕃祖源敘事大意如下：

在 **Dgiyaq Qpupu** 處長了一棵巨木，有一天樹幹下方出現用四肢行走，身體披著毛皮的怪物。又有自樹幹下方誕生，頂上長一個瘤但形狀如樹木，身上長著樹幹、兩條樹根及兩根幹枝。接著樹幹又生出兩物，其一長且細、不能行走爬行於地，令一物則於空中飛翔……後來稱這些為獸類、人類……。³⁹

此則敘述解釋了萬物包括人類（始祖）誕生於巨木，與前述霧社蕃始祖誕生於半樹半石者有一些差距。

移川調查托洛閣群的口碑傳說，敘述托洛閣群早期是由霧社群分出，托博閣社是托洛閣群東遷時的第一個落腳處。根據 **Sado**（沙度社）的說法：

托洛閣群祖先古時居於霧社群東眼社（**Taongan**）位置。後遷到塔羅灣社，再遷到道澤群布給望社（**Bugebon**），東側上方 **Ādao**，當時道澤群還沒居於此。後遷到 **Tərowanan**，最後創立 **Tərowan** 社（平生部落），後來從 **Tərowan** 社分出 **Sado** 社，另一部分人則因耕地不足，越過中央山脈前往東方之地，從 **Tərowan** 出發，通過合歡山麓，定居於太魯閣群居住地，為太魯閣的祖先。⁴⁰

³⁹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前篇：賽德克族》，頁18。

⁴⁰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頁91。

此則敘述除了說明托洛閣群與霧社群二者的遷徙關係外，也顯現出與太魯閣群的關聯性。

2、太魯閣蕃（太魯閣群）的祖源敘事

太魯閣蕃又分成內、外太魯閣和覓卓蘭三部分。內太魯閣蕃原居於平生部落，17世紀遷至秀林鄉立霧溪上游。內太魯閣蕃的祖源敘事大意如下：

古時在 Pnswaqan 處有一塊巨石，某晚忽然崩裂，從中走出一對男女，後見蒼蠅交疊，始知陰陽和合之道，後子孫繁衍，本蕃歷史展開。⁴¹

Pnswaqan 位於中央山脈白石山附近，雖然內太魯閣蕃祖源地仍然與白石山有關，但始祖的誕生處並非卓犖蕃所說的巨樹而是巨石。外太魯閣蕃則由內太魯閣東移至秀林鄉立霧溪下游、三棧溪及和平溪下游，但其始祖誕生說法與內太魯閣蕃不同：「太古時期，有隻蒼蠅不知是從何處飛來，而且還產下卵。不久之後，卵孵化，從中誕生一對男女。……」⁴²外太魯閣蕃的始祖乃由蒼蠅卵誕生。覓卓蘭於 19 世紀驅離木瓜蕃而居於木瓜溪、龍溪交流處。其口碑傳說祖先穿越中央山脈到東邊霧社蕃狩獵區，太魯閣、新城及覓卓蘭等地，戰勝巨人後定居。⁴³

移川有關太魯閣群的調查資料較為詳細⁴⁴，太魯閣群為西部托洛閣群的分支，從祖先的移動與分布地形可分成立霧溪和木瓜溪流域。祖先越過奇萊北峰至立霧溪，沿著溪岸建立部落。後因人口增加再分出小社，有一部分人遷到南方的木瓜溪流域。因此可以從各社口碑傳說中考察族社的分合狀態。從口碑傳說中可發現幾個現象：

1. 傳說的混合：根據古白楊社的耆老所述「始祖原來在 Mək-modau 附近的 Pinsəblukan，是從樹根誕生的。」⁴⁵ Pinsəblukan 指的是賓斯布干岩，是賽考列克和

⁴¹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3。

⁴²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4。

⁴³ 日治時期歷經多次重組移居，今居住於秀林鄉、新城鄉及萬榮、卓溪鄉。

⁴⁴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展開南方學研究。移川教授被任命為文政學部教授，開始進行托博閣社調查，移川調查了托博閣社和古白楊社後，因經費關係無法展開全面調查。1930 年獲得指定捐款的調查費用，但或因年事已高加上足部毛病，訪問部落多位於淺山，因此無法展現之前在立霧溪的精彩調查成果。

⁴⁵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頁

澤敖列的祖先發祥地，古白楊社祖先因具有賽考列克和賽德克兩系統的血統，因此混合了兩個系統的誕生說法，誕生地不是白石山而是賓斯布干。

2.我族與他者的視角：西寶社（Sipao）因殺同族的人而逃離祖居地，和托布拉社曾以 Bulexengun 為耕地，西寶社的人原與被遷來此的道澤群（陶塞群）和睦相處，但後來雙方反目，道澤群殺死西寶社人，所以是因太魯閣人被陶塞群獵頭而遷居。但陶塞群的說法不同，他們的說法是 Bulexengun 本歸屬他們，太魯閣群擅自進去開墾，陶塞群驅離他們前還贈與煙斗答謝。西拉庫社（西寶社之一小社）則說，陶塞群較晚到，以煙斗、陸稻、箭等答謝太魯閣群的讓地。

移川的調查雖然最後因經費問題無法展開臺灣原住民的全面性調查，但針對托博闊社和古白楊社頭目的家族系譜紀錄加上馬淵東一的補充調查，仍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料。

三、地理空間移動脈絡下「根」的流轉

佐山融吉與移川子之藏的調查時間相距大約十四年，二人的調查分別遭遇了日本統治勢力與賽德克群的征戰。1914年佐久間左馬太下令軍警聯合進花蓮太魯閣區域，激起太魯閣抵抗事件。因此，佐山融吉的調查可說是殖民者與此群的第一次面對面接觸。⁴⁶移川子之藏於1930年夏天開始關於高砂族的研究計畫，十月份他本預訂前往霧社，出發當天清晨，霧社群發動了流血慘案（即霧社事件）。⁴⁷兩位學者調查可說是除了面對地理空間的移動與時間的流轉外，還要考慮身為殖民者的敏感身分。

佐山與移川調查中，有關西部與東遷族群祖源敘事說法如表一、二。本節以兩

94。

⁴⁶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前篇：賽德克族》，頁iv。

⁴⁷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頁xxxii。

人各自在東、西部的調查為主要討論視角，佐山融吉調查結果顯示西部的賽德克系統三群都有奇異的始祖誕生說法，東部則內、外太魯閣蕃有相關傳說，但說法不盡相同。移川的調查，西部霧社群及東部太魯閣群有相關說法。關於起源敘事，王明珂從「歷史記憶」的角度提出：

「歷史記憶」，在一社會的「集體記憶」中，有部份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型態呈現與流傳。人們藉此追溯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起源記憶）及其歷史流變，以詮釋當前該社會人群各層次的認同與區分。……「歷史記憶」可詮釋或合理化當前族群認同與相對應的資源分配、分享關係。……此種歷史常強調一民族、族群或社會群體的根基性情感聯繫，因此我稱之為「根基歷史」。「歷史記憶」或「根基歷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此「歷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體的共同「起源歷史」。「起源」的歷史記憶、模仿或強化成員同出於一母體的同胞手足之情；這是一個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的基礎。它們以神話、傳說或被視為學術的「歷史」與「考古」論述形式流傳。⁴⁸

根基歷史強調同出一源的認同，也藉以區別差異。表一、二中的族社原皆屬於 Bunohon（白石山）發祥系統，此系統的主要說法為始祖誕生於巨木樹幹的一對男女。但從表一佐山融吉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只有卓犖蕃的說法是符合此系統的發祥起源傳說。表二移川的調查中霧社蕃和太魯閣群中的古白楊社符合本系統始祖誕生的說法，但古白楊社口碑中的地點為賓斯布干並非白石山。

（一）霧社蕃（霧社群） / 木瓜蕃（木瓜群）

佐山融吉於 1916 年調查時，南投縣的霧社蕃有祖先為半木半石的神樹所生的說法，部分祖先從發祥地遷到 Truwan 社，其時 Truwan 社內已有兩社混居了 Toda 蕃。花蓮的木瓜蕃雖自述祖先與霧社蕃同居於一處（指的是 Truwan），但未述及始祖的誕生。因為 Truku 的侵擾和內部衝突而遷徙，因此與 Truku 混居和通婚而被同化，使用德魯固族語言。移川的調查顯示霧社群有祖先從老樹生出的說法，木瓜群則仍然只有自稱是霧社群的一支。霧社群是白石山發祥系統中的主要族群。

⁴⁸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頁 138。

綜合兩位學者的調查報告或可說明，白石山發祥系統以始祖誕生於樹木為主要說法，因此無論是佐山融吉或移川的調查中，霧社群呈現出較為穩定的說法。但在往後的發展中，霧社蕃無論在南投或遷徙到東部，因為政治因素、土地資源爭奪等因素在遷徙過程中混雜了其它支族的人，甚至與阿美族人混居通婚。在地理空間幾番變動下，木瓜群雖保留祖先源自霧社群的說法，但始祖誕生於白石山發祥地樹木的說法已經不普遍，因此兩位調查者的報告中無特別紀錄。

（二）韜佗蕃（道澤群）→韜賽蕃（陶塞群）

根據兩位學者的調查，韜賽蕃（陶塞群）都指出祖先出自韜佗蕃（道澤群），但除佐山的調查中有韜佗蕃是由豬狗等所生的說法外，其餘未特別提出始祖誕生的說法。韜賽蕃 Rudux 社的口碑傳說則敘述，古時候祖先原居於立霧溪兩旁山腰，後遷至陶塞溪，其中有族人遷至 Truwan，子孫繁衍後經由 Slamaw、Sqawraw 翻越中央尖山來到 Rudux 建社。⁴⁹

從 Rudux 社的口碑傳說或可相佐於研究者提出族群早已遷徙到東部的說法，因此韜賽蕃 Rudux 社才有祖源地於立霧溪的說法。事實上，無文字民族靠的是以記憶的口誦系譜和族群、部落歷史，以移川 1930 年代在立霧溪田野調查所留下的斷輪之作拖博闊社和古白楊社為例，古白楊社頭目所背出的八代 389 個祖先的人名與事蹟已令人震撼，但以一代二十五年計算，大約僅能溯及二百年。因此，Rudux 社的報導人口述中所能記憶的系譜可能是早已移居立霧溪的祖先。

（三）卓犖蕃（托洛閣群） / 太魯閣蕃（太魯閣群）

卓犖蕃和太魯閣蕃在佐山融吉調查時遷徙情況較其它兩群穩定，似乎在 17 世紀遷徙至東部後，大致上為內部的移居，遷徙脈絡較為單純。卓犖蕃從佐山融吉調查之後沒有歷經太大的遷徙，族群口碑傳說中也沒有述及複雜的遷徙脈絡。

佐山的調查中說明卓犖蕃出於霧社群，因此卓犖蕃也有始祖誕生於巨木的說法。但移川調查的西部托洛閣群（即佐山調查報告中的卓犖蕃）遷徙敘事中似乎沒有特

⁴⁹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後篇：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頁 5-6。

別提及始祖誕生，其原因可能與 1930 年霧社事件的生發有關，移川在此群的報告上寫了：「關於托洛閣群的祖先來歷，僅僅問出以下口傳資料……」⁵⁰，行文之間有無法獲得更多資訊的無奈。前已提及，兩位調查者的調查時間僅相距僅十四年，此族群既然從佐山調查後並未經歷大遷徙，祖源敘事當無可能在短時間內遺忘，因此移川調查時僅獲得有限內容，應該是受霧社事件的影響。

至於佐山融吉報告書中的霧社蕃始祖誕生於半木半石巨樹的說法，或可能在遷徙中複合賓斯布干發祥系統的巨石生人說法，或者如族人對於「Bnuhun 的地方，長有一顆大樹……」說法的質疑，有可能是調查者誤聽耆老語言的結果。⁵¹

至於遷徙至東部的族群，始祖起源的說法已和白石山系統不同，或者在發祥遷徙傳說中未特別提及始祖的誕生。兩位學者的調查資料顯現，以始祖誕生為族群起源的發祥傳說在賽德克群中似乎沒有特別強化族群歷史記憶的作用。但或許內部群體的起源認同仍然具有「根」的認同作用，因此各族群在不同的情境因素下產生了新的祖源及始祖誕生敘事。

表一：《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中之祖源說法

霧社蕃	木瓜蕃
祖先起源於 Bnuhun 石樹生人 Truwan 社是霧社蕃的祖先	祖先與霧社蕃同居一處
韜佗蕃	韜賽蕃
佐山融吉調查時 Toda 居住於仁愛鄉精英村精英與和平部落 由狗與豬子孫所形成	該社是從韜佗社所分出，是經由 Slamaw、Sqawraw 再翻越中央尖山至此。 Rudux 社的口碑傳說則敘述，古時候祖先原居於立霧溪兩旁山腰，後遷至陶塞溪，其中有族人遷至 Truwan，子孫繁衍後經由 Slamaw、Sqawraw 翻越中央尖山來到

⁵⁰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頁 90。

⁵¹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 4 冊前篇：賽德克族》，頁 v。有關起源傳說中的 Bnuhun 的地方，長有一棵大樹的說法，郭明正認為當時受訪的三位耆老應該是以 Pusu Qhuni 來傳述賽德克族的起源傳說。Pusu Qhuni 是始祖誕生之地，賽德克語 Pusu Qhuni 原是「樹根、樹頭」之意，指「樹」長出地面的根基部，實際上 Pusu Qhuni 是高約 90-100 公尺、最大圍徑約 60 公尺的巨大岩石，今稱白石山牡丹岩，是顆叢林中屹立的大石而不是大樹。

	Rudux 建社。
卓榮蕃	太魯閣蕃
調查時 Tgdaya 居住於仁愛鄉合作村平和與平生部落	內太魯閣蕃原居於平生部落（十七世紀東遷）
人類（始祖）誕生於巨木	<u>Pnswaqan</u> （白石山）處有一塊巨石生男女
此部落從佐山融吉調查至今沒有歷經太大的遷徙	祖先 外太魯閣蕃 為內太魯閣蕃向東海岸拓展 <u>始祖乃由蒼蠅卵誕生</u> 覓卓蘭蕃 十九世紀驅離木瓜番，木瓜溪、龍溪交流處。其口碑傳說祖先穿越中央山脈到東邊霧社蕃狩獵區，太魯閣、新城及覓卓蘭等地，戰勝巨人後定居。

表二：《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中之祖源說法

霧社群	木瓜群
祖先是從 Bunohon 誕生的霧社群 在 Bunohon（白石山）山麓有老樹主幹分岔處生出一對男女，為霧社群的祖先 因此霧社群的認知中，Tərowan 就是祖源地。	木瓜群（Pulevao）自稱是 Tək-daya-Tərowan，是霧社群的一支。
道澤群	陶塞群
祖先原居於 Bukasan、Oahar 與霧社群反目成仇 東遷有兩種說法	從道澤群分出的，祖居地是 Tōda-Tərowan（南投仁愛鄉平靜、平和、屯原）。
托洛閣群	太魯閣群
托洛閣群早期是由霧社群分出	為西部托洛閣群的分支 祖先的移動與分布地形可分成立霧溪和木瓜河流域。 古白楊社的耆老所述「始祖原來在 Mək-modau 附近的 Pinsəblukan，是 <u>從樹根</u> 誕生的。

四、結語

本文所討論的賽德克亞族三大群原屬於同一系統，但在空間遷徙與時間流轉的脈絡中，其轉異 / 裔的動因是複雜的。

（一）移動的空間認同

根基歷史可詮釋或合理化族群認同，對於異地同源的族群連結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從前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賽德克亞群經過輾轉遷徙後，對於祖源地的空間意識相對薄弱。如霧社群羅多夫社人說，死者之靈集居於附近最高的山——守城大山（Podian），巴蘭社人說，死者之靈漂浮不定。霧社群認為死者之靈或回歸附近山系，或漂浮不定，卻不說回歸到祖先發祥地 Bunohon。顯然地，後代子孫離開 Bunohon 久遠，對於祖源地的記憶已經喪失。⁵²西部的霧社群對於祖源地記憶已薄弱，遑論 17 世紀已遷至東部的族群。因此，有如 Rudux 社以立霧溪兩旁山腰，作為祖源地的「根」的想像所在，而不提南投的始源地。事實上，祖先經過輾轉甚至迂迴遷徙，在部落傳承記誦有著傳承時間的上溯限制情況下，祖源地便產生變化，韜賽蕃 Rudux 社說祖先原居於立霧溪兩旁即為一例。

（二）根莖自行其是⁵³下的轉裔

太魯閣群遷徙到東部後，因為耕地的爭奪，不同群體的遷入強佔，勢力的消長強弱，造成各族群的多元遷徙脈絡。西部托洛閣群和東部太魯閣群本有共同祖先，彼此為爭奪獵場而反目，甚至互相獵取對方人頭，不相往來。太魯閣蕃早於 17 世紀即已東遷，日治時期內、外太魯閣蕃及覓卓蘭蕃經過多次重組移居。古白楊社祖先

⁵²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頁 90。

⁵³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提出根莖論批評過份依賴中心與邊緣的二分法，提出根莖延伸的各行其是，不一定是開花結果的樹狀思維。此處借用此根莖思考，觀察賽德克亞族遷徙的脈絡發展，尤其在根莖流轉的概念下，祖源敘事的當代意義的轉化。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15.

有著拖洛閣群和馬列巴群（Bəqoai）血統。來自 Təroko-Tərowan 女子嫁給馬列巴群男子。如此複雜而互相牽扯的征戰、聯姻與遷徙脈絡，造成此族群的「根」的想像的變動，始祖有誕生於樹根、巨石、蒼蠅卵等不同說法。此群後來獨立為太魯閣族，此種情形不僅僅是祖源記憶的模糊或遺忘，而是同源族群盤根錯節，在遷徙與流動中不得不的「彈性」⁵⁴認同，因之形成一種根莖自行其是的分道揚鑣又或者是一種或進或退、或張或弛的「勢」的姿態，爾後太魯閣族的正名所引起的諸多爭議與討論，正可以從這樣一種間距的消長與推移思考。⁵⁵

（三）遷徙脈絡下的裂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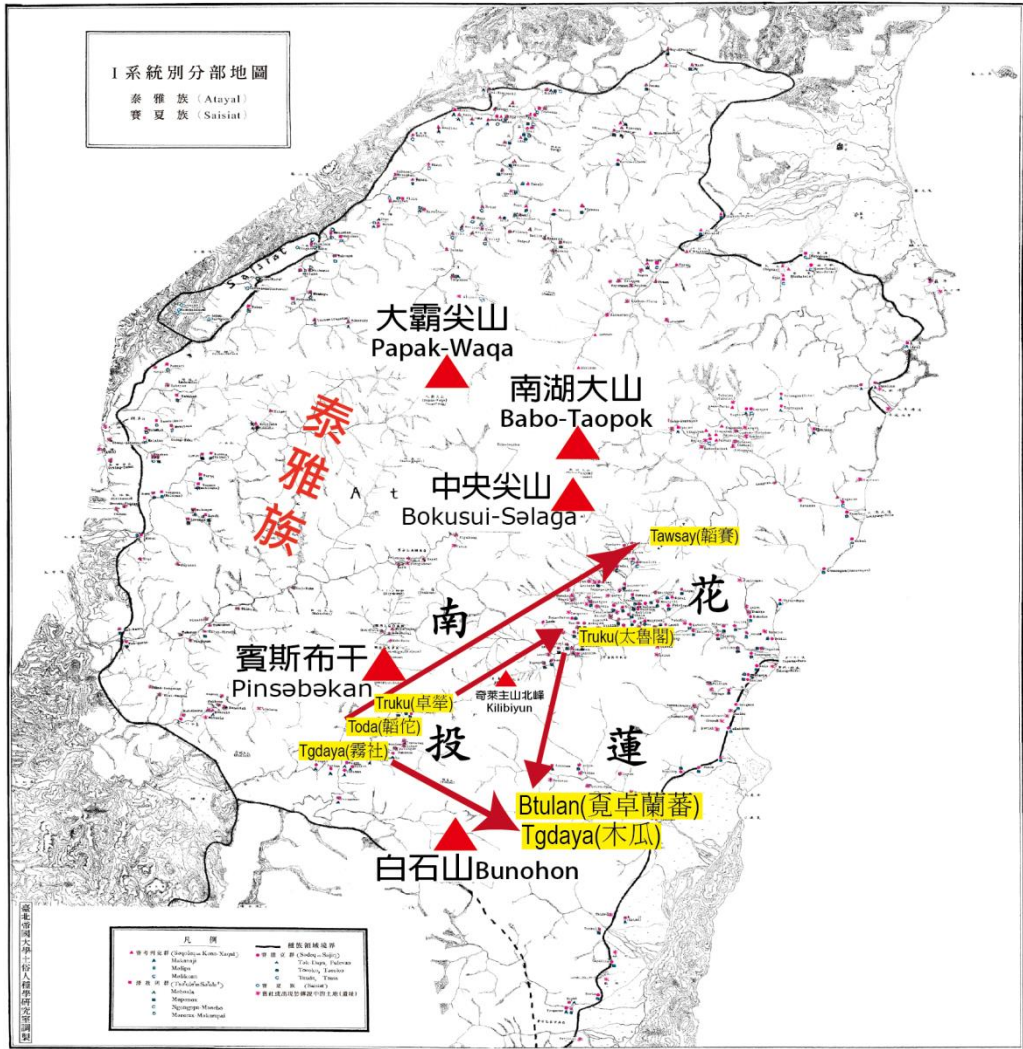
東遷的太魯閣群古白楊社的口碑傳說始祖在 Mək-modau 附近的 Pinsəblukan，從樹根中誕生。Pinsəblukan 是指賓斯布干岩，是泰雅族賽考列克系統和部分澤敖列系統所稱的祖源地。古白楊社祖先因具有兩族的血統，因此混合了兩個系統的祖先誕生說法，成為一種新的祖源敘事。東遷的古白楊社賽德克人對於發祥地記憶模糊，只記得始祖誕生於中央山脈附近的樹木或地下。南投縣的霧社蕃也有祖先為半木半石的神樹所生的說法，其可能性之一即為霧社蕃可能在遷徙過程中複合了賓斯布干發祥系統的巨石生人說法。在賽德克群的遷徙脈絡中因時間久遠，始祖誕生的根基似乎無法堅定不移，因此雜揉了其它族社的起源敘事，而裂變出不同的說法。

賽德克亞族在如上述原因的遷徙脈絡與族群互動的過程中，離散的族人在時間與空間的流動下，因之發展出文化及認同的複雜與混雜性。

⁵⁴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 72。

⁵⁵ 此處借用王德威華語語系論述的觀點。「如果『根』指涉一個位置的極限，一種邊界的生成，『勢』則指涉空間以外，兼具的消長與推移。前者總是提醒我們一個立場或方位（position），後者則提醒我們一種傾向或氣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種動能（momentum）。」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2013.12），頁 15。

附錄：



圖一：《蕃族調查報告書》中的遷徙脈絡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
-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5冊：泰雅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 *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1冊，臺北：南天書局，2011。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
- * 簡鴻模：《從杜魯灣東遷花蓮 Tgdaya 部落生命史》，臺北：永望文化，2005。
- * 〔日〕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臺北：原住民委員會，南天書局，2014。
- 〔日〕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撰，傅琪貽（藤井志津枝）譯註：《臺灣蕃人事情》，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二）期刊及專書論文

- *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頁136-147。
- *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2013.12），頁1-18。

* 余光宏：〈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0（1980.9），頁 91-110。

孫大川：〈臺灣原住民的面貌的百年追索〉，收入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著，楊南郡譯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2011，頁 v-vii。

黃美英：〈為瑞岩部落留下歷史記憶——泰雅起源聖地與瑞岩部落的遷移〉，《原住民族文獻》10（2013.8），頁 18-24。

黑帶巴彥：〈泰雅族的遷徙形態〉，《新竹文獻》1（2000.4），頁 91-92。

黑帶巴彥：〈泰雅族口述傳說與歷史之間的意義〉，《新竹文獻》46（2011.11），頁 7-24。

*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44（1977.9），頁 61-206。

〔日〕馬淵東一：〈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收入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頁 9-31。

〔日〕馬淵東一：〈山地高砂族的地理知識與社會、政治組織〉，收入滿田彌生、蔣斌主編：《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頁 239-28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avid Der-Wei Wang, “‘Gen’ De Zheng Zhi ‘Shi’ De Shi Xue: Hua Yu Lun Shu Yu Zhong Guo Wen Xue” [The Politics of “Root”, the Poetics of “Propensity” Sinophone Discours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4, (Dec, 2013), pp. 1-18.
- Jian Hong Mo, *Cong Du Lu Wan Dong Qian Hua Lian Tgdaya Bu Luo Sheng Ming Shi* [The Life History of Tgdaya Tribe When Migrating Eastward from Dulu Gulf to Hualian], (Taipei: Yeonwang Culture Co., 2005).
- Liao Shou Chen, “Tai Ya Zu Dong Sai De Ke Qun De Bu Luo Qian Xi Yu Fen Bu (Shang)” [Tribal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ayal East Seideq (I)] in *Zhong Yang Yan Jiu Yaun Min Zu Yan Jiu Suo Ji Kan* [Collected Papers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44, (1977), pp. 61-206.
- Local Custom and Ethnographic Laboratory of Taipei Imperial College, *Tai Wan Yuan Zhu Min Zu Xi Tong Suo Shu Zhi Yan Jiu*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 Vol. 1, trans. by Yang Nan Jun,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11).
- Mabuchitoichi, *Tai Wan Yuan Zhu Min Zu Yi Dong Yu Fen Bu*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trans. by Yang Nan Jun,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SMC Publishing Inc., 2014).
- Shu-Mei Shih, *Shi Jue Yu Ren Tong: Kua Tai Ping Yang Hua Yu Yu Xi Biao Shu*, *Cheng Xian*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trans. by Yang Qing Hu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13).
- Temporary Taiwan Old Customs Inquiry Association of Taiwan General Offic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Fan Zu Diao Cha Bao Gao Shu* [Ethnic Group Investigation Report: Volume 4],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2011).
- Temporary Taiwan Old Customs Inquiry Association of Taiwan General Offic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Fan Zu Diao Cha Bao Gao Shu* [Ethnic Group Investigation Report: Volume 5],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2012).

Wang Ming Ke, “Li Shi Shi Shi, Li Shi Ji Yi Yu Li Shi Xin Xing”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Heart] in *Li Shi Yan Jiu* [History Studies], Vol. 5, (2001), pp. 136-147.

Yu Guang Hong, “Tai Ya Zu Dong Sai De Ke Qun De Bu Luo Zu Zhi” [A Tribal Organization of Tayal East Seideq] i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Ji Kan* [Collected Papers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50, (1980), pp. 91-110.

